

冬韵
常杰摄

刘明礼

小雪起白菜

24节气中，没有哪个给我的记忆比“小雪”更加深刻。因为小时候，每快到小雪节气，父亲就跟魔症了一样见人就磨叨：小雪不起菜，冻了你别怪，该收白菜了。

少不更事的我望着晴朗的天空，一头雾水：“爹，怎么，要有小雪了？这天不是晴得好好的？”父亲告诉我：“小雪是个节气，意思是天越来越冷了，说不定哪天就会出现雪冻……这些你长大就明白啦。”

是的，随着长大和读书增多，我知道了小雪是24节气中的第20个，时间在公历11月22或23日。古籍《群芳谱》记载：“小雪气寒而将雪矣，地寒未甚而雪未大也。”意思是说小雪节气到来，气温降低，天气寒冷，此时由下雨转变为下雪，但还不是特别冷，降雪量也不大，故称“小雪”。中国古人通过观察总结，将小

雪分为三候：“一候虹藏不见；二候天气上升地气下降；三候闭塞而成冬。”也就是在此时节，不会出现彩虹，万物失去生机，天地闭塞而进入寒冷的季节。父亲所说的“小雪不起菜，冻了你别怪”，是一句流传甚广的农谚。

随着“小雪”临近，一望无垠的田野里，万物萧疏。麦苗进入冬眠，白菜也停止了生长。一棵棵大白菜出落得圆润丰满，“腰间”系着束带的它们仪态端庄，瓷实的顶手，美到极致，也到了收获的时候。

春种夏耘，秋收冬藏。二十四节气，就是农家的耕作图，是他们的晴雨表，什么季节该做什么，一点也不能马虎。赶在第一场雪或足以上冻的强冷空气到来之前，一定要把白菜从地里收起，不然不期而至的冰冻会使到手的收获大打折扣，那

跟用刀刺他们的肉一样疼。因此，小雪节气到来之前，白菜地里到处都是忙碌着砍大白菜的身影。人们先用砍刀将白雪放倒，简单去掉外圈的败叶，再运回家。来不及运的，则在地里攒成堆用草苫子盖好；或就地开沟整齐地码好，再盖上层玉米秸，给它们捂上“棉被”过冬。

说起来我在农村长大，可收白菜的事却只干过一回。那是我高中毕业那一年，也是包产到户的那一年，我家种了一亩多白菜。印象中那时的冬天，比现在要冷，也来得要早。记得“小雪”头一天，天阴沉沉的。一大早，父亲把我从温暖的被窝里薅起来，喊我去起白菜。我猫腰撅屁股，头上呼呼冒汗，手却冰得生疼，砍了整整半天总算把白菜收好。当天晚上就下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雪。由于收得及时，我家的白菜一棵未损……

白俊华

母亲打来电话

大雪下了一天一夜。终于停了清晨的军营，冷开始热闹
白与绿，相映成独特的风景
我伫立窗前，想着故乡
这个时候，积雪到底有多厚
年迈的父亲，是否躬着脊背
吃力地，扫着年复一年的院子
偶尔直起腰身，盯住那扇门
门外有一条通向远方的路
三十年的思念正在另一边徘徊

母亲的电话来了。这是冬天
我所感受的最温暖的讯息
就像坐在铺上的兄弟
此时，正捧着手机
满面春风地与亲人唠着家常
他的目光投向我，
带着满满的幸福，还有含香的笑容

母亲说，家乡那边也下雪了
很大很大，是一个好兆头
说话时，
母亲脸上的皱纹开始欢快地舒展，
这让我想到春天的小溪，溪边的柳树
以及穿梭在枝条间的那对燕子
呢喃着人间最伟大的爱情

其实就是报平安。还有就是
问问我忙不忙，累不累
反复叮嘱我，平时多注意休息
年龄越来越大了，有些事情
不能再像年轻人那样逞强
说这些时，母亲仿佛忘了
自己已是一个七十四岁的老人

何尝不是呢！母亲的爱
与年龄没有任何关联，
与距离也没有任何瓜葛
一如我手中的钢枪，
也不会跟时间一样，慢慢变老

王文祥 周训东

藏东的冬

邂逅然乌湖，往藏东方向，便进入怒江沟，江水没了往日的浑浊汹涌，透着梦幻蓝的江面显得安静许多。不时会偶遇悬停在江岸的挂冰，在有限的生命里以万般姿态向着江水里生长，独具特色。随着海拔的升高，火辣的太阳溜烟跑了，只留眼前一片雾蒙蒙里夹杂着冻雨冷得纯粹，一切开始有了“藏东的脾气”。

闯过怒江峡谷，顺着“怒江72拐”向业拉山山口，寒风中，我似乎听见骑行者的绝望、货车司机的惊叹、朝圣者的虔诚和雪山的呼唤。极致的高度和温度造就了极致的风景，稀疏的游客没有了往日的喧嚣，瞬间让这片净土回归原初和本真模样。山顶垭口，阳光和雪山猛地从云雾里钻出，像是在可怜我又像是在驱赶我，我瞬间感受到眼睛升在天堂，身体坠在地狱，天蓝得像深海，雪山白得像穿着婚纱的新娘，一切都太过于梦幻。

奔走在邦达大草原，这里过分的平坦让我开始怀疑来时的路，鲁朗林海、原始森林、然乌湖、怒江沟……各是一片天。窗外不时闪过风里飘扬的经幡，欲想停下来尽情观赏，可这一错过，谁又能保证不是一生？远处，早早下山的老牦牛，成群游荡在青稞地头，只为寻觅一株还未枯黄的青草，冰冻的牛毛几乎很有序的下垂，偶尔有几只牦牛身上披着毛毡，像极了“牛中贵族”。老阿妈背上的背篓略显沧桑，已经走线的编条年久失修，那张牙舞爪的姿态似乎很想与我谈论它的故事，里面散落的风干牛粪和枯枝，正等着着下一步的火刑。

漫步茶马广场，如不是耳边的藏歌时刻提醒我这是西藏，我定会被两边的高楼所迷惑。广场中央，几十人围成的大圆圈正随着音乐自右而左转动，跳得酣畅淋漓，舞者身上厚厚的长毛毡贴着地面起舞，像极了家乡舞龙的节奏，我多次踱步欲加入其中，直到整场结束，害怕出丑的我依旧站在原地没有勇气迈出第一步，这场锅庄的盛宴，着实让我大饱

眼福。顺着楼梯往上走，视野尽头马夫牵着骡马的雕像极具吸引力，我终于将手从口袋里挪出，轻轻抚摸在马背上，刺骨的冰冷瞬间将我打回从前车马慢，我不由得感叹“茶马古道”的艰辛，有多少人永远躺在路上，又有多少骡马跟着货物坠入深渊。现在的车行一日定能抵那时人牵骡马一月行，这样的时代又溺爱了谁的灵魂？

翻越珠角拉山，临近类乌齐，山顶色呈铅灰夹杂着棕红的石灰质峰峦宛然而现，眼前好一幅碧水映晴空与金色田野共同演绎的冬日画卷。传说这里是英雄格萨尔王留恋的地方，清清的河水流淌着牧人的歌声。突然！山脊里传来牧女唤牛的声音将思绪打断，循着声音望去，山上稀稀拉拉的灌木和小草褪去了最后一抹绿色，同整座山混为一体变得灰蒙蒙，唯独牧女的红毛毡和密密麻麻的黑牦牛格外抢眼。山脚下，一股青烟从木屋顶升起，随着清风蜿蜒曲折很快消失在晴空，这家主人是不是在煮着酥油茶、捏着青稞面等候牧女归来。我欲将镜头拉得老长，生怕落

下一丝美好，错过这人间仙境。

迎着清晨的薄雾，我告别类乌齐，再次穿梭在宛如一线天的崎岖峡谷，这段路与怒江沟有异曲同工之妙。穿过代表六道轮回的盘山公路，映入眼帘的是苍苍莽莽的山岭，嶙峋怪石耸然而立，六座秃石山峰屹立于此，其后就是万丈深渊。历经磨难，我终于登上孜珠山，与孜珠寺相见，这里远离世俗喧嚣，隐匿在危崖峭壁的藏地神山中。站在山峰之巅，可将四周静谧之景尽收眼底，远处一座散落着木屋的村庄犹如天上来，泛黄的青稞地层层叠叠，镶嵌在灰蒙蒙的山腰上，家家烟火浓，好一派与世无争的景象。目光回到孜珠寺，依山而建的寺庙傲然挺立，怪异嶙峋的山体成为了僧侣绝佳的修行之地，宛如神幻的“天空之城”等待着有缘人。

西藏很大，大得足够走一生！西藏很美，美得只需一眼便会痴恋！一生中至少要去一次西藏，只求求得内心安宁；一生中至少要去一次藏东，真正体验一把看着天堂、踏着地狱的酣畅。把走一趟西藏看作是修行，直到抵达心灵的彼岸。

